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基督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法] 大仲马 / 著
王翊琪 / 译



(下)

推荐读本 (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19世纪席卷全球的传奇小说
法国大文豪大仲马“通俗小说的典范”

一部惊心动魄、畅快淋漓、爱憎交织的快意恩仇录
一百年来畅销不衰，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并多次被拍成电影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 著
王翊琪 / 译



(下)

© [法] 大仲马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全 2 册 / (法) 大仲马著 ; 王翊琪译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19-7

I. ①基… II. ①大…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442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150 千字

印 张: 40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段云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19-7

定 价: 80.00 元 (全 2 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第 一 章	船到马赛	001
第 二 章	父与子	010
第 三 章	迦泰罗尼亚人的村庄	018
第 四 章	阴谋	030
第 五 章	婚宴	037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050
第 七 章	审问	061
第 八 章	伊夫堡	071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081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087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的魔王	096
第 十 二 章	父与子	105
第 十 三 章	百日	112
第 十 四 章	两个犯人	120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30
第 十 六 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44
第 十 七 章	神父的房间	154
第 十 八 章	宝藏	176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189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199
第二十一章	狄布伦岛	204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214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221
第二十四章	秘密洞窟	229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37
第二十六章	杜加桥客栈	243
第二十七章	回忆往事	257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71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父子公司	277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88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302
第三十二章	醒来	325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30
第三十四章	现身	356
第三十五章	锤刑	379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393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409
第三十八章	约会	425
第三十九章	来宾	433
第四十章	早餐	453
第四十一章	介绍	465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乔先生	476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481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复仇	488
第四十五章	血雨	508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520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535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547
第四十九章	海黛	558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563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572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583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600
第五十四章	公债风波	618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康蒂少校	629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641
第五十七章	幽会	654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665
第五十九章	遗嘱	673
第六十章	急报	681
第六十一章	帮园艺家摆脱睡鼠	691
第六十二章	幽灵	702
第六十三章	晚宴	711
第六十四章	乞丐	721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730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740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751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762
第六十九章	调查	771
第七十章	舞会	78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790
第七十二章	圣梅朗夫人	795
第七十三章	诺言	806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之墓	832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841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	853

第七十七章	海黛	864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884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904
第八十章	控诉	916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922
第八十二章	夜盗	941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955
第八十四章	波尚	962
第八十五章	旅行	968
第八十六章	审问	979
第八十七章	挑衅	990
第八十八章	侮辱	997
第八十九章	夜	1007
第九十章	决斗	1015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027
第九十二章	自杀	1033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042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1049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061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070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081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088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099
第一〇〇章	显身	1108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1114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1120
第一〇三章	马西米兰	1125
第一〇四章	腾格拉尔的签字	1133
第一〇五章	公墓	1144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享	1156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170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177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186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192
第一一一章	抵罪	1199
第一一二章	离开	1206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218
第一一四章	庇皮诺	1229
第一一五章	罗吉·万帕的菜单	1239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245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251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康蒂少校

基督山伯爵以接待少校为由拒绝了阿尔贝的邀请，这并非托辞，他让巴浦斯汀转达的确实是实情。贝尔图乔遵照伯爵吩咐前往欧特伊已有两小时了，七点钟刚敲过，一辆出租马车放下一个男子之后匆匆离开了，仿佛做了什么羞耻的事一样。下车的男人约有五十二岁，穿着一件在欧洲不会绝迹的绿底绣蛙形花纹的礼服，下身是一条肥大的蓝呢裤子；他的皮鞋擦得不够亮，但还算干净，鞋跟显得稍微厚了些；手上戴着鹿皮手套，头上戴着一顶类似宪兵军帽的帽子；脖子上的黑白条纹的领结，如果不是主人心甘情愿戴上的完全会被认为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这样一身打扮的人物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的基督山伯爵的公馆前，拉响了门铃，询问基督山伯爵阁下是否住在这里，得到门房的肯定答复后他就走进来，顺手带上门，朝楼前的台阶走去。

此人的脑袋又小又瘦，头发花白，灰色的髭须非常浓密。根据这些特征，等在大厅中的巴浦斯汀很容易认出了这位等待已久的客人。因此，客人刚刚报上姓名，伯爵便知道他到了。他被领进一间朴素典雅的会客厅，等候在客厅里的伯爵面带微笑迎上前来。“啊，我亲爱的先生，欢迎光临，我正等候您呢。”

“大人在等我吗？”那意大利人说。

“是的，我事先得到消息，说您今晚七点钟到。”

“那么，关于我来的事，您事先接到信儿了吗？”

“一点不错。”

“啊，那就好了，不瞒您说，我还真担心这种小小的安排会被忘记了。”

“什么安排？”

“事先把我要来的事告诉您呀。”

“不，不，没忘。”

“您确定没有弄错吗？”

“完全确定。”

“今晚七点钟，大人真的是在等我吗？”

“是在等您，我们可以查对一下。”

“噢，不，不用了，”意大利人说道，“那就大可不必了。”

“应当的，应当的。”基督山伯爵说。他的客人露出不安的神色。“我想想看，”伯爵说，“您不就是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侯爵阁下吗？”

“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那意大利人高兴地回答，“一点儿没错。”

“前奥地利驻军少校？”

“那时我是少校吗？”老军人怯弱地问。

“是的，”基督山伯爵说，“正是少校，您那时在意大利的军衔就相当于法国的少校。”

“好极了，”少校说道，“我还求之不得呢，您知道……”

“何况，您今天并不是自己要来这里的。”基督山伯爵说道。

“嗯，当然不是。”

“是有人介绍您来吗？”

“是的。”

“我猜肯定是德高望重的布沙尼神父吧？”

“说得对。”少校快活地说道。

“您肯定带了封信来吧？”

“是的，这就是。”

“那么，请给我吧。”基督山伯爵接过那封信，立刻拆开来看。少校一对大眼睛凝视着伯爵，然后把房间里的情形察看了一眼。

他的凝视几乎很快又回到房间主人身上。“是的，是的，对了。‘卡瓦尔康蒂少校，一位可敬的卢卡贵族，佛罗伦萨卡瓦尔康蒂家族的后裔，’”基督山伯爵大声往下念着，“‘每年收入五十万。’”基

督山伯爵从信纸上把眼睛抬起来，鞠了一躬。“五十万，”他说，“挺可观的！”

“五十万，是吗？”少校说。

“是的，信上是这么说的，这就肯定没错，因为神父对于欧洲所有大富翁的财产都了如指掌。”

“那么，就算五十万吧。但说心里话，我倒没想到有那么多。”

“我想那是因为您的管家在跟您捣鬼。那方面您必须得改进一下。”

“您这话让我开了窍，”那位意大利人郑重地说，“我该请那位先生开路。”

基督山伯爵继续读着那封信：“‘他生平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

“是的，的确，只有一件！”少校喃喃地说，并叹息了一声。

“‘就是丧失了一个爱子。’”

“丧失了一个爱子！”

“‘是在他幼年时代被他家里的仇人或吉卜赛人拐走的。’”

“那时他才五岁！”少校两眼望着天，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不幸的父亲！”基督山伯爵说，然后继续念道，“‘我给了他再生的希望，再三向他保证，说你有办法可以给他找回那个他已寻找了十五年依然毫无所获的儿子。’”少校带着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焦急神色望着伯爵。“这种事，我确实有办法。”基督山伯爵说。

听到这句话少校恢复了他的自持。“呵，呵！”他说，“那么我可以相信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的了？”

“难道您不相信吗，巴陀罗米奥先生？”

“我，当然，当然相信。因为像布沙尼神父这样一个担任教职的好人不可能骗人，也不可能随便跟人开玩笑的，可阁下还没有念完呢。”

“啊，是的！”基督山伯爵说，“还有一句附言。”

“是的，是的，”少校跟着说，“还——有——一——句——附——言。”

“‘为了不麻烦卡瓦尔康蒂少校从他的银行提款，我送了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给他做旅费，另外再请他向你提取你欠我的那笔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一脸焦急等待的神色一直持续到那句附言读完。

“好极了。”伯爵说。

“他说‘好极了，’”少校心中自语。“那么——阁下——”他答道。

“那么什么？”基督山伯爵问。

“那么那句附言——”

“哦！那么附言怎么样您直接说，没关系的。”

“那么那句附言，您也像那封信的正文一样可以接受吗？”

“当然啦，布沙尼神父和我有点关系。我已经记不得究竟是不是还欠着他四万八千法郎。可我敢保证，我们不会因其中的差额起纠纷的。那么，您认为这句附言很重要吗，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我不得不向您解释一下，”少校说，“因为非常信任布沙尼神父的承诺，我自己并没有另带着钱来，所以要是这笔钱不能保证的话，可以想见我在巴黎的情形会非常尴尬的。”

“像您这么有身份的一位人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呢？”基督山伯爵说。

“哦，说真话，在巴黎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少校说。

“但人家总认识您的吧？”

“是的，人家认识我，那么——”

“请说吧，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那么您可以兑现这四万八千法郎吗？”

“那是当然啦，随便您什么时候要都可以。”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睁得圆圆的。“先请坐，”基督山伯爵说，“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了些什么，竟让您在那儿站了一刻钟。”

“没关系。”少校拖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了。

“现在，”伯爵说，“您想吃点儿什么东西吗？来一杯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

“阿利坎特葡萄酒吧，要是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这种酒。”

“我有几瓶上好的。您习惯用饼干下酒吗？”

“好的。我吃点饼干，多谢您这样周到。”

基督山伯爵拉了拉铃，巴浦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怎么样？”他低声说道。

“那个青年来了。”贴身跟班也低声说道。

“你把他领到哪个房间去了？”

“照大人的吩咐，把他领到了那间蓝客厅里。”

“对了，现在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来。”

巴浦斯汀又走了出去。

“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扰您，实在不好意思。”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浦斯汀拿了酒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只杯子斟满，但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滴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蛛丝，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确切的标记证明这的确是陈年好酒。少校也非常聪明地拿了那只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伯爵叫巴浦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他的客人旁边，客人就带着一种很享受的表情啜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然后又津津有味地把他的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

“哦，先生，您是不是长住在卢卡？您既有钱又高贵，又受人尊敬——凡是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具有了。”

“都具有了，”少校说，急忙吞下他的饼干，“确实都具有了。”

“您就缺少一样东西，否则就十全十美了，是吗？”

“就缺少一样东西。”那意大利人不解地说。

“那样东西就是您那个失踪的孩子呀！”

“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那确实是我人生中的一件憾事。”这位可敬的少校两眼望天，又叹息了一声。

“能不能告诉我，那么，”伯爵说，“您这样痛惜的令郎，到底是谁呢？因为我老是以为您还是一个单身汉呢。”

“大家也都是这么说的，先生，”少校说，“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且您还故意证实那种谣传。我想，您当然是打算掩饰青年时代的一次不检点，免得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少校的神色又恢复过来，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从容不迫，同时垂下他的眼睛，可能是想借此恢复他面部的表情或帮助他想象。他时不时朝伯爵偷看上一眼，但伯爵的嘴角上仍旧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

“是的，”少校说，“我确实希望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曾犯过这种过失。”

“我想这当然不能怪您，”基督山伯爵答道，“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过失的。”

“噢，是的，当然不能怪我。”少校说着，微笑着摇摇头。

“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伯爵说道。

“是的，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他那个可怜的母亲！”少校说道，并拿起第三块饼干。

“再喝一点酒，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伯爵一边说，一边给他倒第二杯阿利坎特葡萄酒，“您太激动啦。”

“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尽量想让自己的意志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泪腺，以便挤出一滴假眼泪来润湿他的眼角。

“我听说，她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是不是？”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她的名字叫——”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督山伯爵说，“您说与不说都没关系，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这么说伯爵阁下真是无所不知了。”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丽伐·高塞奈黎，对不对？”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的家庭反对，终于娶到了她，对吗?”

“是的，我娶到了她。”

“您肯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 基督山伯爵说。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的结婚证书，还有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烈吗?”

“我相信是的。” 少校说。

“什么! 您‘相信’是的?”

“我不敢太确定，毕竟他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也是，” 基督山伯爵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来万分抱歉，因为不知道要用那些文件，所以我没做什么准备，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这样就很不好办了。” 基督山伯爵答道。

“难道，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吗?”

“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少校用手抹了一下他的额头，叫道：“哎呀，这真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因为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说得对，” 少校说，“可能会有人怀疑。”

“假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一点也不乐观了。”

“那会对他极其不利。”

“也许那会让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那就太糟了!”

“您应该知道，在法国，他们对这些是很看重的。像在意大利那

样跑到神父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行不通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确凿的证明文件。”

“那真不幸，我可没带这些必需的文件。”

“幸好，我有。”基督山伯爵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看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怕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法郎也产生麻烦，本来忐忑的心听到这句话马上就欣喜起来，“啊，真的，简直太走运了，是的，简直太走运了，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它们带来。”

“关于这点我觉得很正常。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呀！幸亏布沙尼神父替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为人非常谨慎，想得也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让人钦佩的人，”少校说，“是他把那些证件寄到您这里的吗？”

“这就是。”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是神父的证书。”

“是的，一点也没错，是这个。”那位意大利人惊诧地望着那证书说。

“这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神父出具的。”

“也很正确。”

“那么，拿走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可以把它们交给令

郎，令郎当然要小心保存起来。”

“我想他一定会的！要是他遗失了——”

“嗯，要是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督山伯爵说。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须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这事就难办了。”基督山伯爵说道。

“我想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少校回答。

“我很高兴看到您能明白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督山伯爵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那位意大利人焦急地照着重复了一遍。

“至于高塞奈黎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好像觉得眼前突然又冒出问题来了，“难道还得她来做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伯爵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对自然世界偿清了最后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回答。

“我知道，”基督山伯爵说，“她去世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而我直到现在才追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叹着说，接着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然后又抹抹左眼。

“您还能如何呢？”基督山伯爵说，“谁都难逃一死。现在您要明白，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您在法国不必告诉别人说您曾和令郎分离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很少发生，或者说几乎不曾发生，不会有人相信。您只要这样说：您曾送他到某个省的某所大学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到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为了这个理由，您才不得不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自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就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就够了。”

“您真这样认为吗？”